

五关斩六将

WU GUAN ZHAN LIU JIANG

传统评话《三国》

汪雄飞 施振眉



责任编辑：刘竞如

封面设计：陶文杰

五关斩六将

汪雄飞 施振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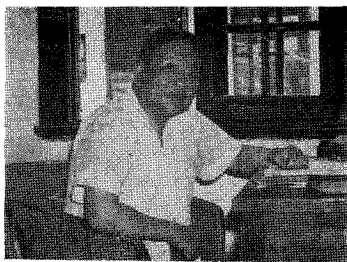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海安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2.5 插页4 字数267000 印数0001—3400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0145-2/I·141 定价：3.45 元



汪雄飞近影

過天關斬六將
人壽江如飛
陳庚為

2000

陈云同志亲笔题字

内 容 提 要

徐州兵败，兄弟失散，关羽在土山与曹操约法三章。曹操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送金银，献貂蝉，然难夺云长之志。一旦得知刘备消息，挂印封金，千里护嫂，过关斩将，直奔冀州。其中战强梁，破奸计，入死地，险情迭起，读来有味。

该书保留了苏州评话的某些特点，故事性强，语言诙谐。

还把痴情付砚田（代序）

沈 祖 安

汪雄飞同志与施振眉同志合作整理的长篇评话《三国》之一的《五关斩六将》已经大功告成了。为塔九级，决非成于一旦，届此功德初圆之日，作为老友的我，感到无比快慰。复蒙两位命题，欣然为之序。

我对雄飞的艺术是逐渐了解，逐步领会的。记得一九六〇年，他说本书中的《赠马》一回书，我先后听了三次，并写了两篇评论文章。第一篇文稿写完后，我颇为自得，待发表后，将刊物送与雄飞。他看完立即来找我交换意见。他说：

“你写得很好，你捧了我的场，如果要我捧你的场，我就说：‘你文笔非常精采，使我受益不浅’。但我要说一句心里话，你对关云长第一次见到赤兔马那种心情分析，不是我汪雄飞的，而是你沈祖安的。”

我进而问他：“关公初见赤兔马，你难道不是那样表达关公心情的？”他说：“全本热昏！”我听了颇为震惊，

但他终于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：就在我那小小的办公室里，他重说了那一段书。说完问我“哪亨？”当时我并没认错，但感到连耳朵也有点发热。我的第二篇文章，是听了他的第三次说《赠马》后写的。发表后，汪雄飞主动来找我说。我问他这一篇“哪亨？”他说“灵格！”这是我研究雄飞说书艺术的开始。

接着，我们都到岱山燕窝岛去体验生活，我和雄飞都参加了中篇评弹《燕窝岛》的创作活动。经常从响蓬山乘小舢舨来往于东沙与高亭之间。一叶轻舟在汹涌海浪中前进，我们就趁此机会闲谈《三国》中的人物。我问他“你最爱说哪个人物？”他反问我：“你最喜欢听的是哪一个？”我说是“张飞”。他无声地笑了，然后抿着嘴说：“僚是老鬼（音“矩”，意思懂行）！”其实，我是蒙他的，他的特长，已尽人皆知。可见他的敦厚处。

汪雄飞擅说《三国》。当时在江南评话界善说《三国》的有上海的唐耿良、陆耀良等，苏州的张玉书（故后，其子国良继承衣钵）和杭州的陈俊芳等人。苏、杭两地的评话，在演出的技艺上不仅风格迥异，并且各具特色。几位名家往往根据各自的秉性、文化和生理特征，扬长避短，各显其能。如有的以说前《三国》著称，有的以后《三国》见长；有的善于说表，有的善于表演。他们都以说活书中一两个人物和各段情节而饮誉书坛。前《三国》是刘关张创基立业之书，叱咤风云，气势非凡，需善于声势旦丹田充盈的始能应付。雄飞于此独擅其胜。后《三国》是三国鼎峙，曹魏兴起而刘蜀衰微，孔明六出祁山，斗智多于斗勇。此非秉性沉毅，较难说好。雄飞自觉耐心不够，多舍此而不说或少说。

其实并非不能说，这是说书中的战略问题。

雄飞在继承前辈的书艺上，不拘泥于老一辈的一字一句，一板一眼；往往根据彼时彼地的理解和想象，加以生发。譬如他在设计张飞和关羽两个人物形象时，不仅在性格刻画上有独特之处，在书路、书情上，也别树一帜。在火烧博望、新野和赤壁的三战役，即所谓“三把火”中，特别是从“长坂坡”到“霸陵桥”这几段书情中，他把张飞的形神笑貌，刻画得出神入化并呼之欲出。陈云同志听了他这几个段子后，非常欣赏他塑造的张飞形象，并昵称他“三将军”。因他所说的张飞，已从外表的形似升华到内心神似的地步。难怪他在江浙沪听众中赢得了“活张飞”的美称。

我个人感到，他之所以能说活张飞这个人物，是他的性格与书中张飞的性情，似乎有相近和相通之处。记得有一年，我随他到苏州，住在他的碧凤坊寓所。其间有几件事，使我永难忘怀：

他的家是一所三进的大宅院，青砖墙，石库墙门，气势非凡。当我远远望去，以为大门敞开着，谁知跨进门槛，却没大门只有一个用青石砌成的大门框。一问才始明白。他说：“这幢房子，当时我哪有这么多钱买，只因书场老板见我书生意好，怕我离开苏州，硬‘逼’我将这幢房子买下来；我说没有钱，他说，你有多少先付多少，其余的我来垫付好了。这样一来，他就等于用一根长长的绳子，把我的双脚拴住了。这房屋是前清望族所有，结构坚固，门窗考究，但从大门到住房非常进深，晚上说书回来敲门伤透脑筋，敲了半天，里面还是听不出。后来我就关照家里的人，夜里不用关门，大家好方便点。谁知过不了几天，两扇黑漆

大门，就不翼而飞，那真的不用关了。”

第二件事：他作向导陪我去游狮子林。狮子林以叠石险奇著称。进了园门果然怪石巉岬，重峦叠嶂，曲径通幽。我说：“听说狮子林是个迷宫，贸然进去，不能轻易出来。”雄飞把胸脯一拍说：“俺这里是老白相，僚跟我来好啦！”我俩从中间一条山路上去，几个曲折后，觉得此路不通。雄飞见我停步不前，说道：“让我寻寻看。”二人寻了半天，处处碰钉子。雄飞亦急了，他顾不得身体肥胖，半个身子爬进假山，然后叫道：“这里有路！”但一看，却要从假山上爬过去。我身体瘦小，倒是顺利地翻了过去，但是雄飞却花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要我搭上一只手才翻得过去。到假山顶上一看，原来还在老地方。他气乎乎地埋怨道：“啥人想出来格种老调，七绕八缠，叫人把肚肠根都痒了！”我戏谑道：“倘若三将军来，骑了他的乌骓马，可以一跃而过！”他喟然道：“倘若张飞到此，不被逼煞，也要自杀！”

第三件事：一天，他买了半脚盆阳澄湖大石蟹招待我。我说怎么吃得完？他说不吃饭专吃蟹。我说不行。他心生一计，让他的女婿陆永昌去请昆曲名家郑传鉴来共享。传鉴是小陆的业师，也是我的昆曲朋友，雄飞与他倒有姻亲之谊，但向无往来。传鉴应邀，三人持螯大嚼。传鉴善饮，且又健胃，从中午直吃到下午三时，尚持杯不止。原来雄飞约我下午结伴同游网师园，过四时游客就停止入内。雄飞急了，拍拍传鉴左肩说：“老兄，我佢要去网师园。僚倘若有耐心，等佢转来再吃酒。”说完，拉着我就走。在路上，他对我说：“看来他一定要溜掉的。”谁知我们游罢归来，已是上灯时分，见传鉴尚在大快朵颐。雄飞瞠目结舌道：“僚

功夫真好！”传鉴说：“我素来是讲信用的，答应等僚，决定奉陪到底。”雄飞事后告诉我：“我用的是张飞之计，想不到偏偏碰上了司马懿！”上述故事，正好是两种性格的鲜明对比。

雄飞从小少读书，故文化水平不高，但成年之后则喜爱读书，凡一卷在手则爱不忍释，并且什么书都有兴趣，因此知识逐渐丰富起来。

雄飞为人慷慨，待人诚挚。就是他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说书经验，若有人向他叨教，他从不吝惜，毫无隐秘，即使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和几乎绝招，也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，甚至对一个萍水相逢的人，亦复如是。当年，有位大学教授提出，要研究他的书艺，雄飞听了，当场把他费去数年的休息时间写下的十余万字的手稿和盘托出，交给那位大学教授带回家去参考。自后，他又积年累月地继续记下了约三十回书，这些书不但在书路书情安排上煞费苦心，而且在文字上也经过细心推敲，全用楷书誊清。

但在十年动乱中，雄飞连上台说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，遑论出版发表他的作品。一度，他曾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，和我交谈中感叹道：“我记下来的手稿只配揩屁股！”雄飞真的把自己多年的心血结晶——几十本手稿，开始拿来当手纸用了。后被我无意中发觉，当即把它夺了下来。那时，我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抱了这捆手稿，拔脚就走。这捆稿子就在我家里足足藏了六年之久。到一九七九年，我才亲手交给了他的学生蒋希均同志。

岁月易逝，倏忽间又过了九个年头。想不到振眉同志挤

出数年的业余时间，为他圆满功德，真是一件奇事，也是一段奇缘：远在三十多年前，浙江要成立一个曲艺演出团体，振眉同志奉命筹建。他去上海等地邀来一批人才，其中就有汪雄飞那样有相当造诣和一定影响的名家，作为省曲艺队的骨干力量。施振眉是雄飞到浙江工作的引荐人，又是雄飞在艺术上竭诚推荐者。

下面谈几点对本书获读中的感想：

关于“三国书”的出新问题

说《三国》的不少，整理《三国》的却不多。据我所知，南方有张玉书，北方有连阔如，两者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风貌。说书中的构想和成书的实况，是有所距离的。有些是经过时间的考验和观众的检验，逐步完善的；有些是经过实践后，作者（即说书人）自己有所增删和取舍。概括地说，无非是去粗存精的问题。我曾为陈俊芳先生整理过一些“三国书”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，就是评话听众的欣赏要求和评话艺术的审美定势；与历史真实，以及今天的现代意识，这三者之间无法统一，也极难融会。若拘泥于史实，则生气全无；如迎合于听众，则背离历史。两者常处于矛盾中，但又必须相应地解决它；但要做到这“相应”二字，其难度大矣！此书最使我高兴的是经振眉同志的努力，居然相应地解答了这道难题。

关于关羽形象的塑造问题

关羽是个历史人物。但从人们心目中，他是一位传奇人物。他传奇的一生，见诸史籍不多，人们是从《三国演义》中开始认识他的。我重读了汪雄飞的关公书，更坚信我原来

的见解：关云长的英雄形象并非罗贯中的创造，而是在比他早几百年的民间说书及其话本中开始的。而罗是从众多的话本中整理（当然也有很大创造）而成的。汪雄飞的关公书，可能不少来自《三国演义》，更多来自前辈的话本中（当然汪雄飞也有不少创造）。罗贯中实际也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话本整理者。

譬如关公与貂蝉的一段故事，话本就更为丰富。历来在戏、曲界就有两种说法：绍剧传统本的重点在“赞貂”，而新昌调腔本则重点在“斩貂”，在北方评话中的关羽和貂蝉的处理手法，也各不相同。维护封建正统观念的，认为曹操把貂蝉赠与关羽，是要借貂蝉的色相来捆住关羽的手脚。如果写关公把她收下作为姬妾，那么就会走董卓或者吕布的老路。这是历史上惯用的所谓美人计——也就是从大男子思想出发，既把女子当作玩偶，又同时视作“祸祟”。从妲己、褒姒到西施都属此例。其实在陈寿的《三国志》和有关关羽的史实中，似乎是关公收了貂蝉的，并提到关羽也好色。而比较完美的关羽形象，是数百年来，经过无数文学艺术家在舞台和书台上塑造和发展而成的。我们有责任去继续丰富和充实它，没有权利轻易地把已成为艺术典型的形象，任意改变甚至否定它。在艺术创造中，未经实践和比较，就想代替和变换，总是冒险的；把新的、不成熟的形象去代替一个比较成熟和完美的，当然还未臻完善的形象，往往是事倍功半，甚至徒劳无功的。这不是保守的问题，而是尊重艺术创造规律的问题。所以不论如绍剧改编本或其他评话新本，把“斩貂”改成“赞貂”，终无建树的。因此，雄飞此本在处理貂蝉与关羽之间的性格冲突，较为妥切，我以为是可取

的。

历来“三国书”中，关公的篇幅较重，有所谓“关十回”之说。事实上，关羽在“三国”中的事迹，是贯穿全书的五分之四，直到“东吴书”开头，还有关羽的篇幅。照传统的说法（这是在封建思想传统影响下的说法），关羽的一生体现了一个“义”字，也兼带了一个“信”字。关羽千里走单骑，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部分。为了兄弟之义，可把一切功名利禄、生死荣辱置之度外；同时，他在华容道对曹操的态度，也是后人讲究信用的一个典范。尽管有封建的报恩思想，但作为一个人信守诺言的美德来说，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，也还是有继承作用的。

分析事物，总应涉及正反两个方面。近五十年来，从五四时代起，进步作家，早已批判了关羽的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，甚至给他扣上里通外国和颠覆汉室的罪名；近代许多攻击他的新名词纷至沓来，在民国初就很热闹了。更早一点是清代的金圣叹。他在批注《三国》中有一段趣闻：据说他对关羽有所贬抑，主要是责备他在“斩颜良”“诛文丑”和“放走曹操”等事情。据说当时关羽显灵，高叫：“先生笔下留情！”金老先生顿时把笔一掷说：“要不看在封金挂印、千里寻兄这些好事上，早已把你一笔勾销了！”由此可见，对关公的批判自古已有之。

马少波同志在四十年前，为了配合军队整风运动，写了一本《关羽之死》，其主题就是批判关羽的骄傲自满和麻痹大意，提倡加强组织纪律。此外，对关羽的评价常贬多于褒，不少以今天的立场观点来苛求这位古代的传奇人物。但是，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还是认为原来戏、曲中的关羽

比较公允，容易被人们所接受。甚至也有人用讽刺的口气说：“如果关羽没有这些缺点，早已参加共产党了。”可见塑造艺术形象既不能违背史实，也不能用史实来硬套，更不能以现实来强求历史。因此，本书在处理这一问题上，是比较合理的，没有在褒贬上大起大落，因为它没有赶时髦。

关于曹操形象的塑造问题

三十年前的曹操形象，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，是一个大白脸，一个奸雄。自从郭沫若的《蔡文姬》出现后，引起了人们对曹操重新研究的兴趣。不少评论家和现代作家在剧本、小说或电影、电视剧里，出现了一个一个比较贤明的、雄才大略的宰相形象。

也许这也是一种时髦。戏剧、曲艺界对历史和传奇人物的翻案颇感兴趣。曹操、潘金莲、黄天霸、杨四郎、庄周之妻田氏，甚至刁刘氏皆被翻案。但时髦的事未必都代表真理。因此曹操这个案，终究难以翻过来。十年动乱以后，传统戏恢复演出，曹操的舞台形象依然是那个大花脸扮演的一代奸雄。事实上，历史上的曹操和戏、曲中的曹操，是两个人：一个是史实有据但材料并不丰富、又头绪众多的真实的曹操，对他性格的描写与对他事迹的叙述，和戏、曲中的曹操相差很远。因此史实中留给后人一个很大的余地——可塑性很强；另一个是在民间传闻中并在舞台、书台上不断被丰富、发展的形象，对他的性格描写，尤其是心理上不光彩的那一面，都经过了精雕和细琢。所以在民间传闻中的曹操，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。这个形象已深深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。

我们今天重新整理《三国》这部书，如何对待有历史依

据、但确实是艺术上的传奇人物，应遵循的一点，那就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和家喻户晓的、不可代替的，甚至已不可有二艺术典型。这就是我们所要坚持在创作中的群众观点。用句艺术理论中的术语说，这就是客观的审美定势。

本书对曹操形象的塑造，没有作较大的充实和更改，更没有在情节内容上进行大起大落的褒贬。只是在人们熟悉的情节中，如他对关羽的态度，对刘备的态度，都没有去动摇在人们心目中树立已久的那个艺术形象，只是画龙点睛地在适当的段落中，对他进行了一点恰如其分的渲染，尤其在心理活动方面的刻画更细致、真实。我以为在还没有更好的、更深入细致研究之前，维持现状并略有进取，则是上策。

关于张飞形象的塑造问题

雄飞起的张飞脚色，不仅艺术上驾轻就熟，在性格上亦非常接近。我曾谈到雄飞过去所说的书，粗多于细，张胜于弛。过细处易失其粗，过粗处难见其精。张飞鲁莽和任性，是性格的一部分，看问题的简单化，甚至急功近利，既非谋略，也难说智勇。因雄飞“精气神”俱足，说得自信，表演清脱，故听众一时无隙可乘。但本书是用文字形式来表达的，则其中的精粗之分，菁芜之别，智愚之异，读者通过视觉一目了然。因此失漏之处易被发现。经振眉的努力，则适当地弥补了口述本的不足，并纠正了疏忽之处。同时，又丰富和发展了雄飞的独到之处。本书“古城会”一节，对张飞的描绘是可信的，生动的。我以为他们之间的配合默契，才能使本书在艺术上达到融会贯通的要求。整理口述的演出本，原是一项艺术提炼中的过滤。他们两位相知的朋友，这项过滤工作才可能完成得如此顺利。

由于我对本书出版的欣喜，因此想说的话便多。我以为事物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，不完善到完善的。本书的记录、整理和出版，都标志着雄飞在艺术上进一步自我完善的体现；也体现了振眉在公余之暇经年累月地，坚持他的业余艺术生活的毅力；同时也反映出他那种为发展浙江曲艺事业一片热忱。遗憾的是，因两位缺乏比较充裕的相互切磋和反覆斟酌的时间，因此难免在构思和立意上，有不够理想之处。我相信，海内众多的热心朋友，尤其是前辈们一定会热情地给以帮助，使这本书能够在如林的《三国》题材的读物中，达到一个相对完善的境地。

最后，谨以七绝一首奉敬两位，并作自勉：

功德初圆岂偶然，
云停月落又三年。
垂杨每伴春风绿，
还把痴情付砚田。

——戊辰重阳前三日于杭州不教一日闲过之斋

目 录

还把痴情付砚田（代序）

沈祖安

第 一 回	夺徐州曹操兴师 困土山关羽约法	1
第 二 回	志难移关羽重义 情可悯貂蝉全节	20
第 三 回	关羽识骥得骏马 华吉善驭降龙驹	39
第 四 回	冀州城袁绍发兵 黄河渡颜良奏捷	53
第 五 回	颜良力败八骠将 郭嘉计激关云长	71
第 六 回	关羽飞马斩颜良 文丑轻骑杀曹将	95
第 七 回	夜半孟德走岷山 平明关羽诛文丑	119